湖海文傳

湖海文傳卷四十四

青浦王　昶德甫輯

書

與友論齊期稽首書　李　果

湘湖程長公之逝有四子焉而護其喪者實其弟次公凡賓客自遠方來弔者餽儀邀設皆護喪者具名答以爲問僕答以宜書期服某稽首他日客見之謂期服之拜頓首已足稽首則過矣聲議棼如僕小人也何足以知禮欲求其是必原本禮經準今酌古上合　國家之制又不背朱子家禮之宜乃得之乎夫禮喪有四制有恩有禮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

本朝會典爲兄弟服齊衰不杖期與朱子家禮同考之儀禮兄弟不杖麻屨註謂正服衰五升冠八升功麤大不精者

也雜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吉拜拜而後稽顙也則是齊衰以下皆拜而後稽顙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哀痛之至先加敬於入後盡哀於已爲得序也喪服小記大夫弔雖緦必稽顙必稽顙者尊大夫也齊衰貌若枲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其說載於閒傳而檀弓又云齊衰不以邊坐謂喪服宜敬起坐必正不可偏倚也王制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由是言之齊衰之不可忽也如此而謂稽首爲過乎僕又考周禮太祝辨九拜之儀有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肅拜之文鄭註稽首如今跪拜禮頭隨手至地稽留乃起也頓首如今叩頭之類首叩地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之拜即殷之凶拜言吉者對下文稱輕

也因拜若是則頓首爲常接之儀也夫人而身在齊期之喪猶以常接之儀施諸來弔者得毋不合於禮乎雖近俗未嘗無用之者求可以俗所用爲是而古所載爲非也湘湖友娶諸弟諸弟咸資襲誨奉爲家督一門百口三十年共爨汲有義門之風其卒也倘棄周公孔子之教而跪拜與無服者無異吾不知其可也幸明以示我

上馮師問喪儀書　陸燿

不孝慘遭大故昏迷不知所措恃老夫子之提誨如夜行而得燭誠不孝萬千之幸兩次辱臨飫聞至訓不孝謹謹奉行深懼邪說惟外間或以反古爲疑不孝循省內訟自以爲皆遵今制並非古禮如冠服及百日剃頭皆京師職官士庶上下現行之例又按　大淸律凡有喪之家必須依禮安葬注

云三月而葬官員庶人同又云若惑於風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今不孝擬二月安葬已逾三月之限過此以往近於托故暴露者義所不敢出也又名律居父母喪作樂列在十惡之條例內亦稱民間喪祭之事凡有絲竹管絃演唱佛戲之處照違制律治罪不孝擬不用音樂亦今制也律又云居喪之家修齋設醮若男女混雜飲酒食肉者家長杖八十不孝擬止用素饌又今制也禾郡創見以爲古禮不知區區一念惟以恪遵 王制爲務不敢自託古人以驚世而駭俗也今音樂一事查會典內所載品官喪儀有限設執事竝轎馬五匹之文其執事名數康熙七年題准不過數件竝無音樂若權照藩臬衙門早晚鼓吹之例設立鼓棚亦只可懸而不作免致喧雜至待客酒肉則以不孝擬

墟舊俗悉用素饌鄉間淳僕之風不可自我壞之若郡人食肉鄉人食素又啟非議之端故前有一槩食素之意蒙諭以爲不便自宜改之設有故鄉親友留心於風俗之者僉歸咎於不孝者其過至小可以情諒也以上諸條就師訓所及而申請教益者此外尚有點主一事不能自決敢弁以請示於左右古者始死立重虞而後立主用桑練而後用栗主然則初喪之主尚不以祔廟承祀謹書生卒年月於陷中某官某封於主外以此謂題主可矣何爲獨虛王字之一點延請有爵位者先來後題而以爲光寵乎劉山蔚曰服官者彌書教令肯用朱以下行上焉者不敢也人子於父母而使人畢然下臨之是豈所以尊之乎不孝前遭先君之喪固求嘗請人今茲欲循舊例親泣血而書之弁不虛王字之一點以待貴

官長者之辱題不辭於理有合否伏惟明示若由餘生五中無主禮經迂遠固不可施於今日即書儀家禮亦繁重難勝不孝僅采用十之二三而已不免或疑其反古是可懼也然人情固有始而駭中而服久而且化之者流寓之人未諳土俗所仗老夫子爲之護持使得伸其人子自致之情庶幾不悖禮律而亦不至大爲指摘之叢則其感激至誠猶死生而肉骨矣不孝燿惶恐謹上

與宋同升兄弟書　曾九皋

答冬小力回仰蒙回示良檢一切世兄孝思肫摯當此讀禮之際哀傷之懷自有非常情所及者然先生耆年正賴賢昆玉左右就養倘能以禮節哀庶老人稍自遣懷耳蓋古者父在爲母齊衰期非獨母以父壓也齊衰期者夫爲妻服也夫

之於妻期而除其服矣而子之服猶不除是不有其父也故人子父在居母之喪其不飲酒食肉不御內未嘗不以三年爲期而其服則從父之服以齊衰期爲斷此先王制禮之精也後世服制雖異於古而讀書君子所以事其父者猶宜準是以自盡焉禮又有之大夫七十而致事行役以婦人未嘗深思其故凡人至老惟男子最苦雖有甚賢孝之子然疾痛疴癢有時不能語諸其子者故行役非婦人不可也先生此時年雖尚未七十然體素肥盛多痰夜臥晨興衾枕之間行役不可無人此中視無形聽無聲賢昆玉尤宜細加體察焉某以家父衰老多病曲求一善於行役之人而不可得乃悟先王禮制之精厚在先生門下與賢昆玉有兄弟之好故不揣淺陋而進是說然在賢昆玉諒素所熟講者惟鑒其愚衷

可耳不一

與某刺史書　　　　袁　枚

寄示詩四卷俱袞絰中哭中丞公之作具見純孝發於心聲然區區之見有不敢不白之左右者禮大功廢業又曰嬰兒哭其母何常聲之有足下斬衰之喪非止大功有韻之詩非止常聲以禮律之似足下在服中不得爲詩縱爲詩不得哭父古惟傅咸採經有服中哭母詩是時東晉淸談禮教陵遲不可爲訓自唐以來詩人林立孝子亦林立未聞有以哭二親爲題者蓋至親無文詩固言之文者也不文不可以爲詩文則不可以稱子兩者相背而馳故從來畫家無畫天者觀詩無輓父者劉晝作六合賦昔人以爲大愚若以罔極之恩鋪陳諸聲調之末是卽畫天賦六合之類也子夏免喪彈琴

而不成聲足下未免喪握筆而已成韻興乎僕所聞僕方慮足下性耽吟咏或三年中不能忘此結習偶有所作亦必假其年月于服前服後以免于君子之譏而不意足下之卽以禮所禁者而暴章之也韓昌黎于十二郎從子也其祭文獨不用韻蓋雖期功之喪亦有不忍文之之意焉足下孺慕不已故長言之長言不已故咏嘆之原非以此爲名也然果合乎禮以得名尙非孝子之心所願乃背乎禮以累名又豈孝子之心所安公羊曰仁不勝道記曰詩之失愚此之謂矣足下盡取服中所作哭而焚之中丞公有知必以愚言爲是誤足下者豈不曰三百篇中亦有陟岵蓼莪諸作不知陟岵者孝子行役之詩其親存也蓼莪者刺幽王之詩毛傳可考也

與顧肇聲論墓銘諸例書　沈彤

昨辱手簡商酌墓銘諸例各有證佐非瞋刻所能定熟思詳考乃敢決言之蓋古人之銘廟與墓兼用之而誌則專用之於幽室南豐所寄歐陽舍人書乃謝其撰先大夫墓碑銘而作碑銘非幽室所用故其書雖嘗因銘及誌而所云或納於廟或存於墓者固不論誌而但論銘也衛孔悝之鼎銘晉魏顆之景鐘銘銘之於彝器韓文公之烏氏廟碑銘袁氏先廟碑顏魯公之家廟碑銘之於碑石是皆所以納於廟者也於墓誌無與其存於墓者埋諸壙中則有若葬銘埋文墓誌銘墓甎文墳記壙記之屬立諸神道則有若墓表碑文墓碣銘神道碑阡表之屬其名兩不相假未有墓誌而立石壙外者惟南史裴子野傳載一事此當時藩王破常例重顯爵之耳（傳云子野之葬湘東王爲墓誌銘陳於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堙於羨道）非其正也故碑碣與表

葬後可刊而誌銘必先期而作其有葬期迫而不及攻石者則書石以誌既葬刊文即不復追納之於壙若昌黎誌李元賓墓之類是也其立石在祠堂若丙舍者亦有之今泰委所作墓銘距葬時寘遺幽窒不得用其文但宜施於表碣顯刻墓前不當名之爲誌刊藏丙舍唐之葬令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是碑與碣異制也明制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以下墓表黃黎洲謂自有墓表更無墓碣知墓表亦方趺而圓首是碣與表同制也隋唐人之命碑碣表多稱其實後世或有碑其碣而碣其表者然者　本朝律處士不禁其用表碑與碣惟品官得立與唐令不殊則刊石固有定制而名號亦不得僭亂今之所刊但用碣制而定名墓表爲其可也至碣身高廣之度古碣高四尺會典所載

圓首碑七品以下用者高五尺五寸濶二尺二寸今石表或於二者之間增損定之若所示樣本慮太早狹不稱言直無文章譬其意有未當者惟不憚往復是望

復梁少師書　　杭世駿

錢氏云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人曰暨配某者至同以後不典之辭也梨洲黃氏亦云婦人從夫故誌合葬者其題只書某官某公志銘或墓表未有書暨配某氏也引張說爲蕭灌陽姻爲王龔亞兩祔道碑爲證且門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者徐司寇作讀禮通考據其舅氏亭林先生所撰金石文字記有潞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志銘四品孫義陽朱賓撰周武后證聖四年十一月也又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苯貫撰宣宗大中十二年十二月也據

此則古人亦有書婦者矣錢黃兩氏殆由未見兩碑輕易詆駁未可即爲定論閣下太夫人先殁歷二十年　朝廷復有贈典照耀遠近固當鄭重特書況梁府君又君家之前事乎但其志新出終南山楩梓谷土中錢黃二氏皆未及見王遵巖處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魏叔子楊一水同配嚴孺人合葬墓表暨袁君泰徵同配吳節母合葬墓志銘二君皆名能古文者其文炳見於集中如有譏我者可援以相證矣又古人之行文與作事皆有就簡之理何謂就簡其一夫一婦固已人有兩娶至三四娶者矣吾鄉沈端恪公蓋嘗五娶皆已前殁神道之碑亦鄰人所撰若皆列則額隘而不可篆其皆削而不列亦事勢然也或夫在而妻先卒別爲立碑昌黎爲都統韓卯妻撰銘是也或子爲母刻石臨川爲楊學士

母撰誌銘是也其首必冠以某官某之妻誠有如梨洲黃氏所云至於夫自立碑或書配某或不書則因乎其人因乎其時於禮無礙原無一定之制亦無一定之例也而爲金石之例者必沾沾執一例以相繩不亦傎乎鄙人文不足重閣下聲華爵位爲海內所具瞻既不爲例所拘又有所據依而非出於獨創斷然行之可無疑也

論汪涵存墓誌書　　王元啟

古人誌墓雖標題亦各有義指石介嘗位於朝歐公不書其爵書曰徂徠先生至尹洙則爵號皆不書直書爲尹師魯墓介獨徂徠誌中已言其義洙書姓字則見於集中與人之書慣皆非苟倘讀昌黎貞曜先生李元賓二誌是即歐法所本也又古人合葬之誌題不書婦王荆公文云江陵縣有合葬

龍山之西者爲宋龍川令贈某官王公之墓旣云合葬其下乃止書其夫姓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今云暨配某者無論唐宋即明初諸家文集皆無之所以前輩直斥爲不典之詞汪氏前二刻皆未免循沿陋例今宜倒去至於紀事之文特取其異者書之如孔戡止書其佐盧從史一事王適負奇兼書其謾婚家一事李虛中書其深五行苗蕃則書其死後之困歐公爲師魯誌亦然若李于則專書其服食一事並世系亦不書歐公誌薛質夫直云簡肅之後於是而絕其下止就無後發揮此爲眞得昌黎之髓者其實此法不始韓歐史公世家列傳皆然衞世家敘前後八百年事專用二子乘舟一詩首尾提唱便爾烟濤無際涵存杜門謝客是其最異之事入首即與揭明後雖兼敘他事仍須與此事隱約相關此韓歐一定

之法近人好爲籠統之語不求精切以至濫溷滿紙鄙文誠陋其不及古人者不能隱括爲精妙語或結響鍊字尚可推敲竊欲得一二言教示更削爲幸若其命意裁局自謂無憾於古歐公與梅聖俞書論陳碑必不可增謂碑中有兩三處是行狀所無若果有當書何故而略切須丁寗論之鄙文所誌亦有行述所不載者足以知其竭智盡忠於此足慰孝子無窮之思矣然誌文雖作每一篇出人得施其議論以歐公之學識才力施諸范尹二賢當時猶且嘵嘵不已何況鄙文歐與徐無黨書云必欲更換請別命他人作僕亦云然蓋作者身在局中其嘗構之苦不能一一爲他人道也

與謝泉先生書　　王芑孫

芑孫以亡弟葬事久在吳門比還華亭始得讀朔日教墨具

辭起居康勝須事別有商量甚慰懸仰承撰亡弟墓表敘事詳審其行文簡激宕於春容寬博之中讀之感涕誼當泥首階前以拜大賜緣入出乍還暫遲報謝先此手啟以布區區文中贈縣丞等小誤及點易一二處皆有義今寫上一本願依此入集爲他時傳信之資幸甚示及墓表結銜在後語合諸昔賢文集類皆如是自必古人曾有此例惟石刻在今者神道碑至多而墓表罕見其神道碑書撰人名仍在前三行二行顏魯公所書諸碑可覆按也古人以墓東南爲神道南雷黄氏以神道墓表爲一物既名異而實同似亦分條而共貫在前在後各由所便　國家格令墓碑製度修短遞殊今亡弟墓小限於地而贈階五品依古之制則不能適立於東南就今法則其石求免稍殺功令貴得同賤賤不得同貴故

石從其殺但石既不豐文適于字書者贅於邊幅故用來指結銜在後之例雖用此例而私心實未敢謂神道碑結銜在前墓表決在後其題額則曰　賜葬王君墓表亦古別製四字之例此但因時起義取便於事於古於今實無援據質之高明未審以爲何如

與彭允初書　　王芑孫

出門來阻凍阻涸盤桓中途今年六月始達京師七月之望上一祇舍弟歸而杜門通州通州無一人相識婦家擧賤薪菜處寓孥踦以故芑孫亦隨輩而在今現在通也長安道上出無僕馬衣服容貌不如人而徒用文字干謁人率用爲笑其於文字又不許棄有能名指摘所辭難以自全亦遂裹足不入蕭然逆旅中土鍋菜罌雜在其案朝夕百需一切無有

間亦執卷吟諷淸坐如在家時也然困中繫學之志益切念
聖賢之業莫不自收放心始而已放之心非有憂患拂拄以
痛迫之則心有所著而不肯歸其於愼獨工夫不周密而設
誠制行之力必有敗於倉猝以自欺而不及知者古者養德
之方上者養之以良師益友下者養之以佩玉琴瑟鸞和之
物天其或者玉我於成賜之以良師益友如先生者而又賜
之憂患困苦以範制拘防爲我佩玉琴瑟鸞和之助乎梧常
以此默默自約其身心十丈塵中無與爲質蓋自出門至今
幾一年其間無一日而忘先生也辱命爲先尚書墓碑所不
敢辭惟來書稱引過當非所宜承今稍本韓歐王三家義法
爲之寄去但不能眞爲伯喈之文如先生所責望如何如何
外碑例當略於幽銘而秋士作安謂太略故加詳焉古碑版

文雖甚簡核必有所獨詳之處凡所謂略者從其所詳而略之也無統攝數言而一概略之之理亦無志大臣葬而不書官簿者使後人讀之莫知進退首尾歐陽公嘗以金石文考正史傳使皆如此則如何而可以考正耶韓之誌子厚紹述皇甫之誌韓皆頗略矣而獨詳於其為文所謂言有序各有當惟其是者此也即介甫於文律至謹亦無置事蹟而統攝數言之事昌黎作胡良公外碑最簡核要其簡核固不在事迹外歐頊王郎已沛然不能自止矣伯喈之為太邱韓之為貞曜先生歐之為徂徠先生胡先生皆置官事不書而其所詞詳者具在若用以施之大官又非其體也敘事之文蓋始於尚書其統攝數言之體蓋始於堯典舜典曰放勳曰重華協於帝後之為統攝數言有如是簡核者乎而堯典不能不

叙授時羲丁師錫三大事中關其工驩兜及績用弗成之語無所不叙羲降觀刑璿璣及兒女子事何如是其詳也納揆受終巡守肇州象刑咨岳亮功登庸件繫者大事八九而餘事之旁見其中又六七焉中間千歲日月或先書或補書何如是其詳也不如是則所謂重華協於帝者不信也堯與舜典如此其詳不過數百言遷固之爲本紀世家列傳動輒萬言何也文章天地精氣之作而爲聲者也世益降人心危而道心微精衰氣薄綱紀不張中聲之墜久矣其辭益不能以自舉其言益不可以信後不能自舉而又不可以不信於後于是章證事迹散泄無已此亦不得已之心與無如何之勢聖賢與庸衆不能與而即爲天地精氣之所存不容以繁簡論矣居今日而立言但宜時存此意以挍之漢以來文章之

徒課其離合不得矯枉而過正也古文之法亡於冗筆而矯枉者亦與有責輒復論之然秋士作筆力殊絕不失爲唐雜家文閱已物故甚可悼念且不及聞此論殊可惜也漸涼已出關否雖爲道勿太急切芑孫夫婦皆健亦時時病不爲大害沆離中生子實其男也乃又得女足知困中無事不謬破牕油燈伸牘書此語剌剌不可竟風沙滿硯池亦遂不復覓也

寄孫楚池師書　盧文弨

日承手示論近今人士學不如古者有二獘一則貧窶所累不能不以衣食分其志一則爲學使者不能衡鑑惟允取通經學古者以風示之夫士也既處不能專精之勢而所以應上之求者又可以幸而得之此所以績學能文之士益千百

人中庶幾一二而猶未可必也茲言可謂切中近時之獘夫伊古以來士之能自立垂名聲於後者惟貧士爲獨多其當大任而著勳績者尚已即以文士中求之傭賃樵牧織簾鬻畚然荻照雪聚螢抱犬者比比而是安在貧之不可以益厲所學耶竊謂近今之弊尤在乎志節之不立風操之不振故中材以下以貧爲病而隳其守者有之矣蓋不獨役役焉惟治生之是急也亦由上之人不能貴士而遇之以禮偶有微忤輒欲借之以立威而摧折之唯恐其不至于是士之自處也亦日賤所憂不徒在學之不專文之不工而已既不知學則益不知古聖賢之志節而冥冥以行不得志猶未甚害也使其得志其害可勝言哉至於學使者之於士未能如古者教之之法也所衡者文而已而文實可以見學學非徒記博

而誦多也理則昭昭然法則秩秩然其辭氣溫溫然浩浩然皆不可以襲而取也今父兄之望其子弟鮮不務爲速化之術矣然以其文與老成積學者較蓋如朱紫玉石之不可以雜糅也乃或貴紫而賤朱寶珉而斥玉速化者有效而積學者無功嗚呼於此有人焉勉後生以窮經研理之事鮮不以爲迂矣更抗之以聖賢誠正修齊之法則卻行而退耳其弊蓋非一朝夕之故也若文照所業則在雞鳴之三章矣在鍾山幾五載幸有一二同志信而從焉至於漸染俗學已深者殆終不能變也始文照初至時肄業者百數十人今則倍之矣每課必卷卷而評校之但苦年力漸衰精力不及而實不敢以慢易處之是以幸免於愛憎之口每思人當中年以上讀書實難唯資稟穎秀者可教之以五經爲根柢庶有異於

俗學之陋而不貽終身之悔恨與前學使者言之因選得四五人皆年十四五新入學者送院受業每月定期考校者六次爲之析疑陳義且察其成誦以否而究竟能副所期者絶少雖至今癖廢弗絶然竊其意念似終不若時文之可悦高者亦不過諧聲屬對爲詩賦之用而已所謂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不信然乎文弨家貧惟仰束脩所入故不能辭講席而不居然亦非徒食也所梓書院諸生課義二册呈覽其於吾師公正論文之旨未知有合焉否耶

與是仲明書　　戴震

僕所爲七經補傳未嘗敢以聞於人恐聞之而驚顧狂惑者衆昨遇名賢枉駕望德盛之容令人整肅不待加以誨語也又欲觀末學所事得失僕敢以詩補傳序並辨鄭衛之音一條

呈覽今程某奉其師命來取詩補傳僕此書尙俟敢正未可
遽進請進一二言惟名賢教之僕自少時家貧不獲親師問
聖人之中有孔子者定詩書禮樂春秋易傳示後之人求其
一經啟而讀之茫茫然無覺尋思之久計於心曰經之至者
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繇字以通其辭
繇辭以通其道必有漸求所謂字考諸篆書得漢許叔重說
文解字十五卷三年知其節目漸覩古聖人制作本始又疑
許氏於詁訓未能賅備乃取爾雅方言漢儒箋注之存者及
其散逸寄見他書援求得之用溯漢初經師授受欲絕未絕
之傳於是知一字之義當貫羣經本六書然後爲定至如經
之難明尙有若干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恆星七
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

知古音徒泥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饌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綜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尚書繫之季秋繫之仲康肇位四海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甫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傳所記日南至歷代史至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書之眞僞辨羲解之得失決疇秝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而字學詁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漢末孫叔然擬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胥人

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尋習其法因竊爲已有謂求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則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綫其三角即句股八綫即綴術然而三角之法窮必以句股御之用如何股者法之至備者之至當者也嘗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鍾之宮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被於鍾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求失傳之先宜乎說之步鑿也凡經之所以難明若干事不宜忽置不講僕欲究其本始爲之又十年漸於經有所會通於是知聖人之道如縣繩樹臬豪釐不可有差僕閒事於經學遂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三者僕誠不足與於其閒其私自持擧爲書之大致端在乎是前人之博聞强識如鄭漁仲楊用修諸君子著書儒家淹博有之精審未也別有略是而謂大道可以徑至

者如宋之陸明之陳王廢講習討論之學假所謂尊德性以美其名然舍夫道問學則惡可命之尊德性乎未得爲中正可知矣經六藝之未達知學之士所恥用是戒其頹惰偶有察卯特懼忘失筆之於書識見稍定欲進於前不晚名賢幸諒

答友人某論文書　袁枚

人必有所不能也而後有所能世之無所不能者世之一無所能者也和之弓垂之矢非古之能者乎垂非不能爲弓和非不能爲矢也然而可傳者一人一物而已也伯夷典禮則棄樂孔子學射則舍御分爲四科判爲六藝不以其所能者傲人不以其所不能者病己秦學不兼方漢亦然宋以後人心不古喜多爲之沿其流而不溯其源夫是故雖能之而與

夫不能者亦無以異也僕不敢自知天性所長而頗自知天性所短若箋註若歷律若星經地志若詞曲家言非吾能者決意絕之猶恨其多愛而少棄也學杜韓亦爲元白好韓柳亦爲徐庾汲汲顧影如恐不及方欲捐兩弊以求其精而不謂足下之就其病而深之也足下來教曰詩不如文文不如著書人必兼數者而後傳此僕也夫藝苟精雖承蜩畫莢亦傳藝苟不精雖兵農禮樂亦不傳傳不傳以實求不以名取要在其兼不兼也然僕意以爲專則精精則傳兼則不精不精則不傳與足下異矣若謂詩文不如著書僕更不謂然周秦以來作詩文者無萬數誠如尊言矣著書者亦無萬數足下獨未知之乎撫藝文志未必文集俱亡而著書獨存也僕疑足下於詩文之甘苦尚未深歷故輕與我爭名者在此在於實是而獨讓能於著書家所見

駁以爲其傳較可必耶又疑詩文之格調氣韻可一望而知而著書之利病非搜輯萬卷不能得其癥結故足下渺視乎其所已知者而震驚乎其所未知者耶要知爲詩人爲文人談何容易入文苑入儒林足下亦宜早自擇術從一而深造毋泛涉而兩失也嗟乎士君子意見不宜落第二義足下好著書僕好詩文此豈第一義哉古之人其傳也非能爲傳也乃不能爲不傳也何也使人謀傳我則易而我自謀其傳則難也僕與足下生盛世不能爲國家立萬里功活百姓又不能伏丹墀侃侃論天下事弁不能爲游徼嗇夫使鄉里敬之信之而乃欲爭名於蠹簡中狹矣然僕竊喜自負者王荊公云徒說經而已者必不能說經僕固非徒爲詩文者也或與夫足下所引終身著書諸人其容有間乎

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袁枚

答冬蒙示古文七篇讀畢思有所獻替忽忽少暇入春以來歸妹於揚州筮日賓婿勞不可支比來稍閒敢自所懷以諍足下竊爲足下之爲古文是也足下之論古文非也足下之言曰古文之途甚廣不得不貪多務博以求之此未爲知古文也夫古文者途之至狹者也唐以前無古文之名自韓柳諸公出懼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別今文而言之也劃今之界不嚴則學古之詞不類韓則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柳則曰懼其昧没而雜也廉之欲其節二公者當漢晉之後其百家諸子未甚放紛猶且懼染於時今百家回冗又復作時藝弋科名如康崑崙彈琵琶久染淫俗非數十年不近樂器不能得正聲也深思而慎取之猶慮勿暇而乃狃

於麗褫以自淆過矣嵇嘗論之古書逾少文逾古後書逾多
文逾不古尚書渾渾爾夏書噩噩爾作詩者不知有易作易
者不知有詩下此左穀以序事勝屈宋以賦詞勝莊列以論
辨勝賈董以對策勝就一古文之中猶不肯合數家爲一家
以累其樸茂之氣專精之神此豈其才力有所不足而歲月
有所偏短哉荀子曰不獨則不誠不誠則不形天下事不徒
文章然也鄭康成以禮解詩故其說拘元次山好子書故其
文碎蘇長公通禪理故其文蕩之數公者皆抱萬夫之稟者
也偶有所褫其弊立見而況其下焉者乎今將登騷壇樹旗
幟召海內方聞綴學之徒而談論角逐以震耀乎口耳此非
煩稱博引不可也邯鄲淳之見東阿王李錯之遇梁武帝是
也若夫傳一篇之工成一集之美閉戸覃思不蹈襲前人一

字而卓然爲行遠計此其道誠不在是矣足下擅鹽筴名居淮南之四衝四方之士于于焉來請謁者或經或史或詩或文或性理或經濟或蟲魚箋註或陰陽星歷醫卜日星其伎於左右足下不涉獵而遍覽焉幾惜乎爲酬應而又以好賢之心好勝之氣日習於諸往來者之咻染不覺耳目心官常欲觀五都而遊武庫然借此多聞多見使人一談論一晉接驚而詫於四方曰名士名士則可也竟從此以求古文之眞而拒專門者之諫則不可也足下之答綿莊曰散文多適用駢體多無用文選不足學此又誤也夫誥文典冊用相如飛書羽檄用枚皐文章家各適其用若以經世而論則紙上陳言均爲無用古之文不知所謂散與駢也尚書曰欽明文思安安此散也而賓於四門納於大麓非其駢焉者乎易曰潛

龍勿用此散也而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非其駢焉者乎安得以其散者爲有用而駢者爲無用也足下云云益震於昌黎起八代之衰一語而不知八代固未嘗衰也何也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窮則變變則通西京渾古至東京而漸漓一二文人不得不以奇數之窮通偶數之變及其靡曼已甚豪傑代雄則又不屑雷同而必挽氣運以中興之徐庾韓柳亦如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者也然韓柳亦自知其難故鏤肝鉥腎爲奧博無涯涘或一兩字爲句或數十字爲句拗之練之錯落之以求合乎古人但知其戛戛獨造而不知其功苦其勢危也誤於不善學者而一瀉無餘益其詞駢則徵典隸事勢難不讀書其詞散則言之無物亦足支持句讀吾嘗謂韓柳爲文中五霸者此也然韓柳琢句何時有六

朝餘習皆宋人之所不屑爲也惟其不屑爲遂不能爲而古之道終焉且賢者之大患在乎有意立功名而文人之大患在乎有心爲關係古之聖人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以至贊周易修春秋豈皆沾沾自喜哉時至者爲之耳若欲冒天下難成之功必將爲深源之北征安石之新法欲著古今不朽之書必將召崔浩刊史之災熙甯僞學之禁今天下文明久已聖道昌而異端息矣而於此有人焉褒衣大袑猶以孟軻韓愈自居世之人有不怪而嗤之者乎夫物相雜謂之文布帛菽粟文也珠玉錦繡亦文也其他濃雲震霄奇木怪石皆文也足下必以適用爲貴將使天地之大化工之巧其毋生布帛菽粟乎抑能使有用之布帛菽粟貴於無用之珠玉錦繡乎人之一身耳目有用鬚眉無用足下其能存耳目而去鬚

屑乎是亦不達於理矣韓退之旣列朝參朝廷有大著作多出其手如淮西碑順宗實錄等書以爲有絕大關係故傳之不衰而何以柳州一老窮兀困悴僅形容一石之奇一壑之幽偶作天說諸篇又多諷諭悖傲而不與經合然其名卒與韓峙而韓且推之畏之者何哉文之佳惡實不係乎有用與無用也卽足下論文如射之有志可謂識所取舍者矣而何以每見足下於莊屈之荒唐則愛之而誦之於程朱之語錄則尊之而遠之豈足下之行與言違哉蓋以理論則語錄爲精以文論則莊屈爲妙足下所愛在文而不在理則持論雖正有時而嗜然自忘若夫比事之科條薪米之襍記其有用更百倍於古文矣而足下不一肄業及之者何也三代後聖人不生文之與道離也久矣然文人學士必有所挾持以占

地步故一則曰明道再則曰明道直是文章家習氣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亦非待文章而后明者也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又不求合而合者若矜矜然認講章語錄爲眞諦而時時作學究塾師之狀則持論必庸而下筆多滯將終其身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矣竊爲足下憂之綿莊文多說經絕不類選體而以之勗足下者彼見足下筆氣近弱不宜散文故以六朝綺麗之體進非得已也足下不善用其短而拒之過堅僕愛足下過於綿莊姿得不再爲忠告

與袁子才先輩論小倉山房文集書　彭紹升

往承下顧閒坊倉猝未罄所懷去年閣選勝包山還寓吳閶者兼旬館諸康氏敬問起居而行旋已發悵然而返大集敘

事文腹笥既富纂繪極工其獨到處驚風雨泣鬼神不足喻
也顧其間傳聞互異多有淆訛敢據所知畧陳一二惟垂聽
而察焉案八旗通志姚啓聖傳載姚康熙二年中漢軍榜第
一授香山知縣八年坐事革職十三年耿精忠反始募鄉兵
赴康親王軍今集中謂姚到官日釋諸前官之被繫者令吳
興祚說康親王檄召赴軍以十年閒事并爲一時誤也又志
載施琅以順治初歸旗康熙二年累官至水師提督並非姚
所奏署後 朝議息兵召還亦並無疑琅之心至澎湖之戰
制三軍之命者惟琅姚但駐守廈門調遣資糧而已今云施
漂泊海上姚卒大軍救之恐非事實以旗志及榕村文集臺
灣紀略參之得失可見未稔集中所據者何書也至吳三桂
以康熙十二年反明年耿精忠反十五年尙之信反集中屢

書三藩反并爲十三年事又誤也張楷傳載張在安徽以議寬積欠案獲咎　硃批諭旨及督撫年表張在雍正中無巡撫安徽事又言調撫江西以虧倉穀解任聽勘亦誤此是裴𠌯度事張嘗爲江西布政矣亦未嘗爲巡撫也陳恪勤傳載陳下江甯獄時趙恭毅巡撫浙江過江甯傳　諭旨亦誤趙以康熙四十一年授浙江巡撫其冬調偏沅陳坐法在四十四年其後再罷職又在四十九年趙何未去偏沅也沈光祿狀　東巡在乾隆八年是　巡盛京非山東胡恪靖祭告南鎮非南岳南鎮者會稽也此上所陳皆纖然可見者其它瑣悉或未易校覈惟望悉心致核隨手更定俾豪髮無憾而後即安庶可爲傳世行遠之計不然與爲失實毋寧闕疑此則私心所深禱者也抑凡古人碑誌之作未有不俟其子孫之

陳乞而毅然爲之者漫然而爲之則吾言既譏之於無所用又無子孫爲之徵則其人之本末不具而徒采道路之傳聞剽搢紳之餘論或援甲以當乙或取李而代桃傳之異日貞僞雜揉是非瞀亂不如舉而删之爲得計也愚意大集諸碑誌非有子孫陳乞者例之其事詞可徵本末具者或爲傳或爲狀可也不具者或別爲書事亦可也誠如此在作者既不至失言而諸公平生行事亦得藉以取信於後世其與夫漫然爲之者大不侔矣執事以爲然否幸進而教之

與馮星實鴻臚書　　錢大昕

執事注蘇文忠公詩正王施查三家之誤而補其漏略可謂豪髮無遺憾矣施氏元本春帖子在端午帖子之後查本始易其次以僕攷之兩帖子皆元祐三年所進是年閏在十二

月諺所云一歲兩頭春者也其正月己酉朔據子由元日宿
齋詩今歲初辛日正三明朝風氣漸東南還家强作銀幡會
雪底蒿芹欲滿籃是正月三日辛亥祈穀四日壬子立春也
公於時已差禮部知貢舉例當鎖院故不及供帖子其閏十
二月十五日丁巳爲己巳歲之立春節公次韻劉貢父春日
賜幡勝詩有臘雪强飛纔到地之句此立春在臘月之證也
任注元祐三年戊辰作正謂此詩作於戊辰臘月非謂戊辰
之春也施氏編此詩於戊辰歲本無差誤查氏强作解事移
此詩於己巳卷內并將春帖子移於端午之前則眞誤矣劉
貢父集中題云呈子瞻沖元內翰子開器資舍人執事據許
將傳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爲翰林學士謂將於三年方旋
京來必立春時倒在朔疑任注有誤僕攷東坡內制集有元

祐三年四月十九日宣詔許內翰入院口宣是則正月立春詔固未在朝列若閏十二月立春正與坡公同直任注本無誤也年譜先生生於景祐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不見干支歟事亦疑而未決僕以遯志朔攷證之是年十二月實乙巳朔則公生日當爲癸亥施元之以爲壬戌者殊未足信伏惟詳察

湖海文傳卷四十四

青浦王　昶德甫輯

書

上徐大司空論從祀書

汪由敦

前者伏讀

皇上詣學聖諭命議孔廟從祀諸賢有先罷而今宜復者有舊缺而今宜增者表章儒先闡明正學惟　盛世有此　盛典然採擇明備以仰副

聖天子加意道術之至意則實有望於主持風教之君子焉竊嘗考之漢儒馬鄭諸子昔人以其有功經學從祀有年矣有明中葉有起而議其人者於是黜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而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五人

改祀於鄉夫馬融王肅諸人雖有大小然指其過而黜之不
爲無因五人者何非識孔孟不傳之絕學至宋而後大明漢
儒不足以窺其奧然於諸子百家淆辭雜出之時而獨抱遺
經固已聖人之徒矣至論其爲人則鄭衆奉使不辱史稱其
在位清正盧植抗董卓追少帝忠節凜然鄭康成著述尤盛
至便貫由下拜亦甚姿姿小儒云爾哉乃以尊宋儒而黜細
漢儒其見不無少偏已黜而當議復者此五人是也至書缺
而今宜增者則若勉齋黃氏榦朱子弟子中第一人道脈
冢嫡也其所詣可前繼羅劉後媲蔡真與程門龜山相埒而
從祀無議及之者誠爲闕典明儒如正學先生方氏自幼即
有志聖賢及其立朝銳然欲行王道興太平臨難授節合於
殺身成仁之義人但知其能死忠耳不知先生不惟一死之

爲烈也讀其遺集一言一動必以聖賢爲準於聖人之道實能身踐而力行之設居平也獲考終其文章必能追配昌黎其事業必不亞司馬文正况大節卓著視仲子之結纓爲有光焉正

聖諭所謂扶樹名教人也俎豆廟廷實爲允當又如王文恪公潛心理學根柢六經集中著作皆與儒先相表裡顧因時文名重反爲所掩夫先生制舉之文字字闡發精義雖程朱復生必許其爲經傳羽翼而人品相業俱有古大臣風晚忤劉瑾未及年而致政竊謂公文章品望足配廬陵允宜一體從祀

本朝則有若湯潛菴陸稼書李文貞諸公皆當從祀以爲

昭代理學之倡或疑潛菴近於陽明之學然先生第不攻陽明而已非專爲其說者也且陽明固已從祀矣文

貞之學術信之者半毀之者亦半久而論定或姑以俟之異日第　聖世難逢　盛典尤不數覯自嘉靖釐定至今幾二百年方値　今日開風者所爲不能已於惓惓之懷也夫廟堂闕議非愚賤所敢及然誦詩讀書景行素切適逢釐定之時而以相質於知己之前不爲好事自閣下以名賢秉軸有總持公論之任不可不亟爲採擇總憲朱公當代偉人司農張公文章宗匠在班行實主斯議雖蒙顓眛未敢冒瀆或閣下於聯袂接履之時舉以相證亦大儒先生闡心理學者所樂道而正人鉅公所樂聞也不勝幸甚

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　　袁　枚

書來問作令之道甚勤且摯僕老矣隱空山十年向所行爲不復省記然澁劍病馬久不知鞍轡爲何物或放而前之俾

引其生平經歷之處則雖龍駒乘黃未之或先也夫吏治有不可學者有可學者人之生才敏鈍各異或應機立決或再三思而後決或臥而理或戴星出入而後理此豈可學哉然行政之方與安吏民之道則循吏不同同歸於治今以縣令所當知與僕行之而有效且與才性無關者為足下告焉夫治民者州縣之職也然治民不自民始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樞紐也家丁戚友又胥吏交接之樞紐也不治胥吏不能治民不治家丁戚友不能治胥吏治家丁戚友胥吏奈何曰用之而勿為所用是已其用之而勿為所用奈何曰通之而勿隔是以官與吏終日見而無勞家人之轉通官與民又終日見而不許胥吏交過則彼胥吏家丁戚友者不過供奔走佐使之職而已而何弊之能為且夫用戚友不如用家丁用家丁不如用胥吏用胥吏不如用

百姓戚友果覺何所不可如其不肯法辦遷加若家丁則利在前法在後矣然家丁之來去無常胥吏之曹缺永在其畏法媚官甚於家丁較可用也胥吏之職大都拘人集衆若受訟時朱書牒尾即令某甲喚某乙猶不省需索而免稽遲乎是百姓尤可用也吾不解今之爲政者一則曰嚴胥吏再則曰嚴胥吏夫胥吏即百姓也非鬼蜮禽獸也使果皆鬼蜮禽獸宜早誅之絕之而又何必用之而嚴之周官所謂陳其殷置其輔輔即胥吏也雖聖人不能不用也然三代上有庶人在官之祿今既無之則上之人宜爲若作設身想而何嚴之爲彼嚴者豈不曰胥吏舞文乎病百姓乎夫使之舞文病百姓者官也非胥吏也試問已辦之文判行者誰耶加印者誰耶彼舞而我亦隨而舞之不自責而責人何也胥之權在行

檄役之權在奉檄令之縣令檄行若干不知檄書云何不知某當理不知某當銷又不知如是而欲除弊雖日殺百胥吏無益也夫欲大權在我莫如手記而手銷之以州縣之繁而謂事必親記似屬高闊之論不知訟牒極多每日所進能過百紙乎百紙中其理者能過十事乎每日記十事未爲難也次日再收百紙大半覆詞訴詞其應記者又減十而得五矣受牒十日書所記而召之訊訊吏何以不行檄則吏窮訊役何以不集犯則役窮窮則免冠謝罪請嗣後十日內行檄集犯永爲例矣檄行犯集隨判而隨銷之任胥役之需索姦匪之倘張而不出十日之期則所費有限枝節不多其初情未改訊斷亦易彼百姓者知十日之必結也又何畏乎吏役而賄之法立半年可十日中竟無一事此胥役之所大懼也然

民不告贓上不訪吏有提吾胥吏者官自當之不許胥吏索百姓之錢亦不許上官胥吏索吾胥吏之錢彼胥吏者不懼於始而感於終乎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非速結之義乎夫可以探喜怒刺關鍵者胥與也有減增有株引者檄稿也有移換有竄入者供詞也有揩阻有明催忽早忽遲者訊期也吾一切目覽而親裁之許一檄不許重檄檄中人數定之而待親裁若某役亦定之而待親裁內銷外結檄發卷撤彼胥吏何權焉于胥吏又何誅焉今之州縣非不勤也所惜者精神在上而不在下耳不知上行不答則嚴飭至內辯外背供能相促惟夫寡妻弱子鄉民村戶不遠百里而來縈汝之情望官如望歲而又抵門探刺不爲之結于浹日以內吾心安乎政綱既舉首清刑罰清之云者非寬減之謂

得當之謂也臯陶曰罪疑惟輕言罪之疑輕之其不疑者不輕也孟子曰省刑罰言省察之不使刑罰繁也蓋刑以戒惡也刑繁則不足以懲惡而轉生刑之惡以爲吾旣已受刑而無所損矣尚何懼哉以此午痕瘡而還毒淫者比比焉要知刑具而部頒之亦無庸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彼衣冠辱民加細刑而呼號不勝何事于部頒之具積竊大猾其筋骨皆習練之餘當巨梏而含笑囊三木而無聲何畏乎部頒之具吾以爲其畏刑者雖壓管亦宜寬省以洒其恥其玩刑者法止杖四十而吾以二十當之其酷則更甚于四十使彼知二十之委頓如此也况四十耶乃凛凛乎懼心生而惡念除矣凡判尾必親書讞非炫才也以目後展卷而了然也判事必坐堂皇非矜衆也以觀國人之顏色而是非使共見也勿

輕置人于獄非徒仁也所以清狴犴而防襍處之不虞也勿輕申詳非專擅也所以免捉搦而成難結之案也勿問坐獄者之貧富恐有成見而悞大公也勿故反聽請者之句求恐事未可知而矯枉過正也勿勸捐以安富恐抑勒者多勿罰鍰以遠嫌恐徇財者惑勿交鎖鍊于滑役必內存之當用者加朱點圖使不得開不當用者不署鎖字使不得混勿委監獄于典史必縣臨之審其輕重辨木索之有無察其氣色知衣糧之尅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聖人甚言無訟之難非言聽訟之易也今之人不能聽訟先求無訟不過嚴批式禁訟師訴之而不知號之而不理曰吾以息訟云爾此如防川怨氣不伸訟必愈多不知使無訟之道即在聽訟之中當機立決大畏民志民何訟耶所謂側弁垢顏

則不投于明鏡是也然而一問之獄情僞萬出或在案中或在案外聽之者恃才恃氣恃廉恃公皆不足以聽也虛以受之靈以照之周詳以求之旁見側出以察之庶足以聽也大凡事過而嘗自悔其誤者其誤常少此所謂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者也事過而嘗自信無一事之誤者其誤必多此所謂氣矜之隆泰人視趙人之肥瘠者也對簿之民宜分爲六重者獄其次緊其次管守其次保釋其次待喚其次聽其所之數者能臨事料量而不容胥吏持之則聽訟之道思過半矣和息非不可允但須書明曲直以防日後之終凶御邪非不當嚴但須戚屬投明不許匪人之恫喝律設大法而通融者存乎人否則儱侗而已案無確據而闕疑者法乎史否則武斷而已觀漢江充之巫蠱而知贓之可栽也觀南史傅炎之

斷獄而知凶器之難據也天性之情絜而不殊雖父訴子亦使自首否則傷慈愛矣墳田之事曲而後斷雖風霜寒暑不可辭勞且借之以巡鄉村矣刑名之外則有錢穀錢穀役侵者多民負者少比役撫盆也役又借比以累民錢善催科者不輕比役但擇其負多者召花名戶而欲見之吾未見眞花戶來而稅不登者也慮飛洒則細列科則照示鄉民防亞耗則突取衡平塋較一二滑無抑勒則浮取指恩糶果應時則盈虛有備所謂催科中寓撫字也百姓之上尚有紳士凡令之閉門謝賓而不見客者其中所不足也古人于邑中有鄉先生鄉大夫歲時伏臘飲酒習射當其時豈有苞苴竿牘之嫌乎作吏者日對里魁伍伯而不親賢士大夫不特天閽下情亦自覺不雅亂有之曰貴貴為其近于君尊爵紳卽所以

尊朝廷其他生童皆吾子弟亦宜月課季試以無失黌庠術序之義漢吳公治行號第一而史只載其薦賈生一事此其故可思也總而論之為政在外尤須為政在心心正則羣邪消心和則眾善集心周於庶務而法令不必苛煩也心淡于榮祿而上官無所挾持也大府一過而傔從之誅求無厭知我之巡鄉亦猶是也崇轑一入而守候之飢渴無時知民之望我不甚殊也威可使人畏不可使人恨恩可使人感不可使人狎廉不自知者廉之眞公不自恃者公之大民信則順風而呼吏服則指臂可用告示為吾之仁言不必輕發而發必手書訪聞非政之大體行或偶然而行必眞確求心安不求名重察物議並察邇言仁無術而不行政師古而毋泥吾之所行者在是矣吾之所能言者亦止於是矣若夫神而明

之化而裁之則在吾子矣

上慧方伯書

喬光烈

回民本西域種族雜入中國散居秦地雖沐王化特性與人殊其飲食衣冠婚姻時節若所奉神祇一守其故俗尤善姦利敢於爲慝縱官府得治之然急則易詌而少弛又易恣其在渭南者其有田廬且託業鄽市其與土著之民情聯視異而兩不相下欲遣去之勢所不能任而處之又切隱患往者待之籌於羈縻未嘗思所以變而化之之術嘗觀古人守交州日南皆蠻貊地爲設學興教以柔馴之獷野風成者咸知向學久皆順義夫回民雖驁黠亦猶人耳今年七月請於大中丞撫回民設學館七處招其子弟捐給膏火欲使聞聖人之教知詩書之旨悟本俗之非慕華風之美竊謂列縣回民

多有以此推行之啟其顓蒙誘其知覺奇邪譎戾一旦更易
皆吾良民然此不可驟期必需以歲月漸臻成事所為有徐
以觀變化之人者此也

上撫軍書　　秦瀛

瀛謹上書閣下比以海洋多盜刦掠運閩米船重勞閣下駐
節台州躬親督捕甚慰濱海百姓之望瀛竊惟米船之刦掠
由於海洋之不靖而海洋之不靖實由於武備之廢弛浙省
設立黃巖定海溫州三鎮水師兵不為少於戰船之外新設
緝匪各船足供鵰使如果將備平時操演有方巡事爭先奮
勇則運閩米船經由洋面一遇盜匪所有巡哨各船自必出
力救護何至紛紛被刦並無一兵一卒乘舟赴援是其畏怯
躲避已可概見迨米船被刦其未出口者俱截留內港業已

多日凡出洋巡哨兵船豈竟毫無聞見乃仍逗遛在洋鎮將等亦並不迅速調令回港協同防護潞在兵丁不過潛匿島嶼而鎮將等亦漫無紀律呼應不靈即如甯波郡城道府捐貲購辦緝匪船二十六隻均被弁兵坐去並無一隻來港浙東三郡其緝海而縣者風聲鶴唳輿情洶洶而定海故舟山地孤懸海島雖有重鎮駐守聞僅有兵船八隻似此情形實爲單弱萬一盜匪窺伺妄思登陸其何以備扞禦壯聲援耶幸閣下特令黃巖鎮標巡船四十隻前來策應又以李鎮詹殿擢兩將尚稱能事令其迅赴定海一帶勦捕賊匪聞命之下人心始爲稍帖乃匪船潛往定海之長塗山已閱數日而舟師仍無一人到者伏念盜匪止係烏合之衆其中獷悍不法爲羣盜倡者不過十數人餘皆漳泉民人因歲荒飢不得

食不得已而從盜正龔遂所謂民飢而吏不知恤遂弄兵于

潢池者其器械亦係一時剽劫未必十分嫺習趁此賊船停

泊官兵乘勢掩捕人人思奮未必不可聚而殲旃夫兵固貴

神速今盜匪逗遛日久其心懈乘其懈而并力亟攻尤可

刻期集事若失此機會將來盜船紛紛竄逸欲進剿則遠洋

遼闊風信靡常前明俞大猷黃龍之戰倘不能得之於倭賊

欲緩兵則兵退之後又恐其乘潮蹈至更無畏忌是此時賊

之聚於長塗正與我以可乘之機而因循蹉跎日復一日深

可痛恨蓋水師積習牢不可破以逗遛為持重以恇怯為老

成宜閣下目切焦思而舟師遷延觀望迄無擒獲之效也且

欲制勝必先立威欲立威必先示信所謂信者何亦曰信賞

必罰而已今閣下任節鉞之重務使赤子無驚滄海無駭

浪惟當深念海洋滋擾之由獨持定見用命者予重賞不用命者予厚罰賞罰明而將帥士卒無不用命予以制羣盜之命無難庶海上無餘艘之警而濱海百姓胥獲安枕之樂矣瀛不揣檮昧以裂爲閣下所知不敢不竭其區區干冒尊嚴伏祈鑒察瀛再拜

上石經館總裁書　　洪亮吉

亮吉頓首肅啓閣師石經總裁執事昨奉諭旨辦理石經矣　諭以蔣衡所寫進十三經爲底本者鴻都門側建立首衕務本坊南書從一體雲臺辨難之旨定自禁中開元御製之篇冠于碑首士生今日千載一時又欣値執事以上袞之尊嚴領羣經之問答總司秘籍直登羣賢此則鸞臺鳳閣別標監領之名虎觀麟洲雅重諸儒之選本日

復派亮吉等四人預司其事老聃之守柱下子政之居閣中自問何人敢同前哲承命之下欣悚交并伏以 聖朝舉事度越百王況石刻傳流將貽萬古是必博稽羣籍參以昔賢訂蜀宋之叢殘校漢唐之舛誤其體則括一字二字三字參定厥中其字則準大經中經小經倒分其任子思子之言曰以俟聖人而不惑張伯松之言曰懸諸日月而不刊迨今日執事及諸君子之任乎若亮吉者與夫祿石渠之選已愧非才掌三王五帝之書尤慚無任竊見兩年之限校讐既有程期而旬日之間義例仍難畫一此則屢承垂詢之餘私心有不能已者也又自計于石經一事不爲無緣早從江左之使軍壯人咸泰之節署于學士則贊成其事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學政朱筠奏請立石于侍郎則助校其訛乾隆五十九年陝西巡撫畢沅恭拓唐開成石經進呈貫先經

儒之廡摩京兆之叢碑從好古之家識熹平之殘字而仲篆書搜于聚學光堯御筆拓自錢唐每有遺文悉歸瀏覽又況書編隸釋仿自先臣閣建逵蒐不無家學今復忝預掌書之任厠身秘閣之中雖識大識小事有不同而盡美盡善期於撫負楓不自量謹撰上二十四條各約舉一二事向祈執事于機務之暇察其愚昧之誠不棄芻蕘賜之采擇義雖難徧而餘庶類推倘可施行乞頒本館

一經注參錯宜正也易序卦履者禮也四字既誤以經而作注儀禮下言為世父母二十一字又誤以注而作經左傳上天降灾四十二字又并此注而誤作經之類

一前後倒置宜正也穀梁傳二十年釋宋公三字當在外釋不志之上尚書武城王若曰十二字誤移大告武成之下

一脫文宜補也大易童蒙求我中乃脫來論語賜也賢乎下應增我

一又有因數字之脫而上下不貫者宜補也左傳桓十三年洪水二字全脫而亂次以濟之義不明可以證釋文者酈元之注也論語子貢章樂道二字脫一而富而好禮之文不訛可以證孔傳者皇侃義疏也

一衍文宜去也易傳坤至柔上衍文言曰三字禮雜記君之母與妻上復衍君之二字之類

一又有因一句之衍而文義不續者宜削也易傳衍變則通三字而德明之本尚可並行禮記衍舞斯慍三字而賁爻之編遂生異議

一因一字之別而本義全乖者宜改也儀禮司射貫觶之實

誤爲賓而洗升之文難喻左傳旦辟左右之目誤爲且而
厥夢之符不彰

一前後宜畫一也易包字凡十見而苞桑之苞獨从艸孟子
飢字凡六見而幾饑之饑獨作幾句踐之句並从曰而間
亦作厶盤桓之磐本作般而又或加石

一偏旁宜急削也戁从二日憾有二心添木爲榭加艸於臧
卽且之側从頁胡連之旁置玉此類殊多亦難畢數若本
之爲夲纍之作纍磷磽之在孟論餂孳之畱孟子更爲別
字之尤又屬全文當改

一字有誤自魏晉以前者儀禮則祧初从濯風詩則祊本爲
鬃大易陰凝叔重尚知其俗春秋祠服當陽已改務均

一字有誤自唐宋以前者若祇爲祗藏字有貫遊之注可證說

文選說爲鴻偽非鴻烈之編惟明古義此上二端並宜裁
定
一字雖非俗而亦當定从本字者如論語後彫之當作凋左
傳締婁之當作都是也
一同一俗字當酌去其已甚者拖扡皆論語袘紳之別字與
其从拖不若从陸氏之拕爲得濱瀕皆顰之或文與其作
濱不若从廣雅之瀕爲是
一經不可改从注也禮記大學篇此之謂自謙鄭康成謙讀
作慊而近刻即改爲慊周禮九嬪贄王杜子春王讀爲玉
而各本依改爲玉
一此經有可以彼經改者同一引書則大學篇一个臣之類
移从公羊傳作一介爲是

一此經有必不可以彼經改者各存古字則公羊傳鄭伯髡
之字今改从左傳本作伯髡爲非
一有因上下文而誤者亦當改正左傳襄二十七年諸侯之
字以上文而誤僅論語子路章鄉黨二字因下章而竄改
一前代之制宜改也秦并天下皐乃从非漢戒羣臣對初離
口著火德之符改从水之洛爲雒表金刀之讖易處者之
畱爲劉以迄新莽儡釁爻之誤開元頗陂字之訛字苑出
而影始从彡帥書行而脩訛从羽紲之作絏城之作圻匡
之作匡極之作栢之類既尊隔于徽朝悉當从乎釐正
一漢石經有隸宜从者于游之爲于斿石借之爲石錯大易
先心之文尚書微言之字此類亦多略標一二
一唐石經有宜酌从者儻覽祁乃烈祖之烈作厥左傳其氣

敓作於風詩禮矣不謨从禾論語德衰下仍加也至其失者則千干不辨專耑不明此類殊多亦難枚舉

一兩宋石經有可从有不可从者南仲號工篆籀之文乃以豐而配禮光堯始準宣和之詔復易叚而作煩

一唐宋石經外刊本宜搜羅也夫毛居正之正誤藉豐監本之訛晁公武之遺書足校石經之失吳興沈氏之刻相臺岳氏之編本蜀淳化與閩板以兼行堂號永懷較汲古而稍善此則並可博搜以襄盛舉

一字當以說文爲本而從否亦當斟酌者字書無覩字則覩當从槃傳本作價舊文無㖅字則㖅當从淳化本作咲以及份份之在論語墻墻之在風詩此急宜从者也至若文馬之爲媽馬戚施之作䵳䵴不妨存此異文可不改从古

字又況剅之誤蓺麗之从䴡均後所誤加不堪依據

一本當以釋文為據而錄取亦當鑒別者如論語繇負之作

繇負易鞶帶之為鞶帶以隋唐之大儒反有愧宋元之監

本又況僞書一冊宋人之補釋為多周易二經近刻之脫

文不少能無待精識之去留與碩儒之裁決哉此上凡廿

四條未知有當與否幸有以教之

論導河書并序　　陳黃中

乾隆七年春余佐戎淮陰偕漕帥混同顧公轉漕北上公

日三四過余舟中時詢及治河事余曰公毋以河事為問

也河之受病者深行且大決度公力不足以任之公入見

請問所及如率爾而陳

聖主以此委公殆矣公以為然六月二十四日抵都時南河

已報決公劄日入對
上累以此詢公公如余指以對旣退輔臣西林鄂公桐城張
公錢塘徐公俱造公問治河策公以不知謝翌日鄂徐二
公復至意若欲以河事付公者公遜謝如初鄂公默然徐
公愠色而去其明日遂有　詔直隸總督高公赴江南視
河而以吏部尙書溧陽史公攝督直隸余時寓外城混同
公造余述其事且曰先生何料之審也時余將南歸省覲
赴楚督合河孫公之招而溧陽公忽過余寓力欲邀至保
陽余初未識溧陽公且以先許合河兼急欲歸省因婉謝
之混同公仍邀余同下見河湖交漲濟甯以下茫無涯涘
田廬冢墓靡有孑遺有耳目所不忍聞覩者旣冬月余抵
武昌得混同公手書報余以石林再決余以河水方劃因

作導河書三篇首述河患之源流中陳疏導之方略而設辭辨難以終其說俟有為治者告焉不以寄混同公巷仍不欲其譚河事也

導河書一　　陳黃中

河入中國四千年陵谷有變易而天運有循環其遷徙之源流隄防之大略考之於古驗之於今得失具在可畫地而談也夫河自禹至五代北流者幾三千年漢武帝時南注鉅野通淮泗武帝發數萬人塞之導河北行復禹舊蹟自是至唐千年河無大患謂開運中河決於滑浸汴曹濮單鄆五州環梁山合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通河始自北而東宋嘉祐中分為二流由大名東至德滄入海者為東流由大名北至恩冀乾寧宋乾寧軍今直隸青縣入海者為北流熙寧中河又南徙分為二

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河又自東而南元豐後又折而北文彥博諸人力主回東之議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勢全北流東流遂絕北流合御河至滄州入海頗爲通利南渡地入於金河始離濬滑故道時有決溢明昌五年河決陽武由封邱東注梁山濼仍分爲二派由南北兩清河分入淮海汲胙之間禹河下流遂絕自是歷元明二代河勢益趨於南遂會淮於安東入海淮爲黃河所奪流不能駛因瀦於洪澤湖爲害益甚明潘季馴始用束淮刷沙法導洪澤所注淮水引七分入清口刷黃分三分由運河以達之江外築高家堰使束淮有力內設船疏浚運河深通自是數十年無水患亦所謂因勢利導故奏功獨多蓋自宋以來治河之善未有過之者自 國初防海寇軼

大雲梯關於關口分列梯花椿而海口漸淤自設藿蕩營於淤地而海口日墊自引洪澤湖水入高寶湖而淮弱黃緩清口亦日墊迄今又數十年下流之墊者益多則上流之決者日甚此勢之所必然者是以邇年河水漲溢卽直注洪澤於是以一湖而全注黃淮二瀆之水湖身既不能容又黃水挾沙淤墊洪澤益加淺狹非東溢高寶卽西注微山淮揚徐海郡縣歲被其害不得耕種者且將十年前後賑恤錫貸不下數千萬而其害正未底止今則洪澤溢於東而下河百萬生靈有突決根本之勢二十鹽場亦危如累卵大河正溜大半注於微山豐沛蕭碭先受其災兗豫二州必繼蒙其害而司水之臣坐視災來束手無措其平居所謂治河之略不過減歲費省夫役撥工料而已至地形之高下水勢之順逆茫乎

末之講求徒惴惴焉為不終日之謀歲修而月搶東築而西決以僥倖於無事一經異漲則諉於運數之適然而生民之魚鼈 國帑之虛糜若以為固當然者徒使九重宵旰閭閻蕩析歲以數百萬之民命數百萬之民財直付之洪波巨浸而終無紀極不有變通其何以善其後故今日非得通知古今深曉地勢者會全局於胸中施救時之方略改弦而更張之吾見川經而潰淮揚徐海之間兗鄆宋汴之境淪胥以鋪正未已也

導河議二　陳黃中

禹之治河也播九河釃二渠以河流湍悍故分河以殺其勢導河北行其所入之水猶少自是以後漢有屯氏及東郡渠唐元和中開古黃河於黎陽以決舊河水勢而滑州遂無水

患由宋及明中葉河雖東南行而未分兩派元有三汊明於濮杞之間蘭陽儀封之境尚各有支渠不使併行一道今河流既歸於一又自中牟以下合汴徐州以下合泗淸口以下合淮口諸大水以助其勢奔騰迅激自數倍於禹時乃專恃一海口以爲尾閭之泄而海口又僅存昔日之二三如是而欲河不爲患必今之治水者愈於禹而後可也故欲除河患必先探其原悉其委其發也有自來則上流當多開引河以殺其滿其歸也有所潴則下流當廣闢海口以暢其流夫河自大伾東走平地二千餘里始達於海合則勢强而衝決分則力弱而安流其勢然也爲今之計當先於河南山東二省河水經行之地相度形勢因其高下分導其流引滿悍者拔爲支河捐卑下者潴爲大澤疏其淤而洩其漲則上流有所

分而沖決之患自減至安東海口雖多淤塞然今漕標六營
如東海之鷂游門佃河之灌河口廟灣之豹港小關之野潮
洋鹽城之新洋斗龍二港凡諸海口並去河不遠引而分注
爲力甚易又鞏蕩鶯及黑風口及射陽湖濱皆昔時河流入
海之地今已淤塞數十里開之雖以施工聽之貽害無已當
盡舉此數十里之地委而捐之撤屯聚之兵民任河流之泛
濫則海口既復而下流無壅滯之患亦除然此猶其小者夫河
性無常南流已六百餘年今南河日淤高於北岸矣水勢就
下當順其勢而利導之河南封邱北岸與直隸山東犬牙相
錯當先以水平測量定其高下其封邱險口金龍爲最昔時
北流舊蹟尚有存者若決金龍口由大名引而注之漳河合
滹沱諸水借以刷沙達之天津以復北流故道南北分流河

患自減釃渠播河不汎其迹而師其意此功既成中州長免潰決之憂南流可減非常之漲數百年之利其在是矣

導河書三

陳黃中

難者曰分上流以開支河通下流以闢海口必將移沿海之營徙瀕河之戶計其工費非數百萬不足以集事今歲當大決之後上下江災民計七百五十餘萬人 國家發帑已至八百三十餘萬兩米粟至三百萬石而蠲賦之數不與焉 聖主恩至渥也若復興茲大役國何以支而費何所出乎余曰固也予不聞治天下之患者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乎夫河患所以至斯極者皆以司水之臣頻年以來未知宣導之方專以節費為事故邇年江南河東兩總河之歲費不及今振恤之二三玩惕歲月苟安目前養癰以待其決遽一發而

難收遂至國與民交受其害此已事之明驗也議者遂歸咎
於節費之非不知其弊正不止此使治今之河無變今之法
則節費亦決濫費亦決誠得幹濟者任之移此振恤之財即
爲治河之用選災民之强壯者什伍而聯屬之贍其身而役
其力上不致坐食縣官虛費帑廩下可以撫安凋瘵奠民
居俟水行地中而上下江數十州縣之災地可耕可穫退於
之地其收自倍則國賦仍登民生保聚視徒急於振濟緩於
治河以至年年告災議蠲議振未有窮已其利害相去萬萬
矣難者曰上流分或致黃水細而妨漕運海口闢或致水勢
盛而決鹽場奈何余曰自明李化龍開泇河而呂梁之運道
遂廢今之糧艘僅絕黃而一過固無須於濟運也且黃水果
細則洪澤寬而高堰安淮湖盛則刷黃有力運河益淸若見

其利未見其害也況北地之用素無溝洫若分水法行則既殺河流又資灌溉更募江浙農人給以衣食農具俾以此教十數年之後其利溥矣至海口沮洳之區本當年黃水奔騰之地衝溢靡常故明淮分司所隸鹽場有十今已僅存板浦臨興中正三場而臨興乃先裁後復中正乃漸設未久又皆爲晒鹽非有牢盆煎煮之事其地皆在海州迤北即或有泛溢擇地而徙場行於昔者何不可行於今若海口不治而下河潰決將舉通泰二十二場盡沉于海予何暇彼而慮此耶曰導河北流以復故道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予何言之易也余曰河之南也以宋人力塞北流河欲東則側高而難行欲北則阻遏而中潰故放而南下今南河既已日高則北地卑矣順下之性導其自然以復其故所謂行所無事因也非創

也夫前世之治者無論勛明之中葉如宋禮引汶水以濟運先測量水平計濟甯平地與徐州山巔相準懸流三十丈故爲修閘以節稍啟立涸舟行半月始達東兖之民苦挑濬之役者百六十年自改鑿新渠導汶入運諸閘不煩啟閉舟行日百餘里而泇河未開之先初計費數百萬相視及當事者皆謂斷不可行潘季馴始尋禹墟續故道尚未暇濬治後舒應龍稍從韓莊疏鑿至李化龍遂決意治之初尚淺於艱阻後遂沛然通流費僅及二三遂得避黃淮三百里之險此兩人所奏之功皆創前人未有之蹟其遺利至今賴之亦惟能因水之性疏導得宜克成偉績況有成蹟之可因而顧諉古今人之不相及哉然苟非得其人任之專而用之久去其掣肘付以便宜吾亦未見事功之克集也

與某論漢儒品行書　　焦循

循頓首自接讀手書得聞責過之言夫以循不肖而責之實以循可教而愛之且以循自設而惜之也循聞之不禁背汗額泚愧悔交集特以弱冠以來嗜痂成癖習之既久性情安之亦如伶酒賀詩死亡莫變得聆至論感莫能從既而思之甚有不可不辨者誠以人心學問之所關非小故矣自南宋空衍理性而漢儒訓故之學幾卽於廢明末以來稍復古學攻擊肆情門戶遂立在前者楊升菴在後若毛大可其視宋儒有不異寇讐敵國之比者此實其根柢淺陋大體未明耳抑知儒者所奉孔子也孔子之科有四而止于二端曰言曰行而已六經者言也後世諸儒解其言者也秦人之語秦人能解之汾雒之人或半解之滇黔閩粵之間則茫然不知所

謂矣六經如秦漢儒如汾雒宋儒如滇黔閩粵今欲道秦人之言間之汾雒乎問之滇黔閩粵乎雖然汾雒非秦人也故說經之法必以經文爲之主而以漢儒爲之輔以通乎六經之言而非以求勝宋人故爲此也宋人若茂叔伊川考亭象山諸君子立忠孝之準畫利義之辨去欲存誠黜浮崇實所以翊孔子之教而爲萬古躬行實踐之則經訓雖疎何損大節不用其言而並黜其行其在聖門蠢矣賊矣近年以來循方勘破此旨時以舍棄之間不能無惝怳恐責備者持以訶之以爲徒漢學之軀殼不能體聖賢立教之心則是時將無地自容求死莫獲不料責備者之適相反也來書云欲求科第必學宋儒又云漢人品行不及宋人之惇淡既以科第之學歸之宋儒則所謂宋儒者第近來時文講章之宋儒屬下

之師假以餬口冒義理之說飾空疏之才陽挾爲道學之談陰鶩以爵祿之貴以拒高賢以抑弟子及叩以宋儒之書往往不能舉其目程朱若在必移之于郊以是爲宋儒子亦過矣且子謂宋儒恬淡漢人莫及其亦謂兩漢之學皆貽譏隨俗干求利祿之徒乎循于史書多不記憶而漢儒本末則稍稍能詳言之西漢之經學最顯莫如董子太史公云公孫宏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疾之其後辨諸儒之譏而興穀梁傳者蕭望之也望之與王仲翁俱爲丙吉所薦謁見霍光是時吏民當見者露索挾持望之獨不可聽因不見用仲翁爲光祿大夫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二君之行可以見矣他如田何伏勝毛萇王式之徒各守其業不聞有干求自貶之事若曰某爲丞

相求爲太守求爲御史大夫沾沾竊指以爲樂則班生之陋
也東漢諸儒其迹尤顯帝問郊祀于鄭興興不爲讖遂以不
任其時上之好繇臣下所御使與志在樂祿何自持所學不
敢稍變以媚人主康成杜門其始由于黨禁固曰勢無已也
入之黨禁既開一則幅巾見何進一宿逃去再則以袁紹之
辟徵爲司農乞歸不仕清風介節皎耀千古張平子通五經
貫六藝舉孝廉辟公府皆不就史稱其從容淡靜誠有然者
又如申屠蟠學貫五經兼明圖緯隱居不仕傭爲漆工周彥
祖少通詩論長精禮易收田自給悔於滑泥其列儒林傳者
劉桓公習施氏之易舉孝廉而逃教授于江陵孔子建傳古
文尚書其對崔篆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
好不亦善乎楊文義精習韓詩經中博士自以年未五十不

膺舊科上府讓選何邵公精研六經通公羊孝經論語風角七分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所好辭病而去其潁子嚴蔡叔陵趙岐盧植並能恥交權貴徵聘不起誠皆耽志詩書無心利祿非同以口舌文章鉤致名譽惟劉歆張禹賊聖馬融之徒志存媕鄙為世所譏以此概漢儒豈盡然哉即今兩漢經生率皆籍緣讖說之流靡為其學亦惟師其言而置其行孔子曰不以言取人不以人廢言言與行之不能相提並論久矣子貢循循不能辨子評漢儒循能已於言哉直言無狀惟更教正之幸甚

復戴東原言理欲書　陸燿

春秋接書久未裁復紛紜案牘之中力小任重日夜惶恢即此猶緩亦足見其才力之困也閣下究心典籍高出羣儒修

述之事方期身任胡遽有秋令假歸之語行止何如歸期尚祈示及如果言旋倘可迂道濟南一訪龍華之勝尤所跂望來教與近儒理欲之說而謂其以有破之心發為意見自以為得理而所執之理實謬可謂切中俗儒之病乃原其病之所起則驚名之一念實為之蓋自宋儒言理而歷代推尊以為直接孔孟者程朱數大儒而已於是莫不以理名學如前世所譏太極圖兒大先生帽子高者其來已非一世係理學之名可以虛附故也夫理懸於虛事徵於實虛者易冒實者難欺唯言理而著之於事證之於跡空虛無實之談庶不得而妄託西山大學衍義此其宗乎至於朱陸王之辨近世尤多聚訟其所訟者皆在豪釐影響之間若盡舉朱子之行社倉復水利蠲稅銀與象山之孝友於家惠愛於民陽明之經

濟事功彪炳史冊以爲理學眞儒之左契則豐相之圖勵有存者矣願以此求之詎易多得則擇其言之切於今者莫如顧崑山之行已有恥田贊山利之一字蝕人最深二語爲廢疾膏肓之藥石沉迷大寐之晨鐘而不言性言命存天理遏人欲之虛談庶幾於風俗之盛衰吏治之得失民生之疾苦在在與民同好惡而不私於閣下之教得毋近之而不止以其名乎近日從事文鈔一編大指如此惟是所見不多網羅未盡淺人易炫決擇未精其中不無遺憾是以未敢鄭重今大教諄諄似欲匡其所不逮者又可不獻其醜拙耶懼再拜

與楊觀察書　王元啓

二十六日接到心經淺釋一部盥手莊誦得見前輩嗜學不

倦與其開示後學之旨心欣感交幷不禁肅然起立歎仰不置蓋揚雄不好非聖之書而於晁墨鄒莊申韓諸子無所不讀至於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無關遠大韓愈氏亦云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又況佛氏所說多治心養性之旨非方伎小道及諸子怪僻險賊之流可比而心經發明眞空實相實爲五千四十八卷之總要儒者尤不可以不之考也顧西土梵音多華人所不解而禪門宗旨與其中分條析目之語類非儒籍所有不加訓釋無以通其義而得其旨意所歸然或刻意求深反足滯學人之妙悟唯爲疏明其大旨而至理元渺則在乎讀者之深思而自得之此淺釋之所爲作也今即訓釋所及通以吾儒之理則六根六塵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及聲色臭味安逸諸外遇是也所謂

五蘊則孟子所謂徼也交也引也即空即色則有物有則之義也空中無諸蘊諸入諸界諸因緣諸諦則無聲無臭之原也不生不滅不偏不倚之中不以寂感而殊不垢不淨不磷不緇之體不以磨涅而變不增不減不加不損之分不以行藏而異也遠離諸苦究竟涅槃成正等覺則樂天知命之境孔顏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信知佛書精要要不外乎吾儒昔人所以喜其與易論語合者此也元敬奮於僧寺得楞嚴全部讀之愛其詞旨精闢其於根塵相入及指明空塵客主之義歷示諸種修行漸次剖析精微細入毫髮竊歎禪學雖崇頓悟要亦必由格物致知而入如來於一切世間義諦無不有以究極其微豈非所謂明於庶物而能有以盡其心之全量者乎或者以聲聞緣覺皆落第二義元敬獨謂人不盡

生安之聖卽西土所產亦不盡如來如來之智慧自誠而明
者也其由聲聞緣覺入者自明而誠者也然則格物致知之
功雖佛氏之學亦豈能有外焉乎雖然儒者之學明於庶物
尤必察於人倫於人倫各盡其所當然則耳目口體之欲自
淡物交自不能引一切五蘊六塵自歸淸淨佛氏但求淸淨
則一淸淨而遂無餘事蓋吾儒以盡倫理而得淸淨佛以廢
倫理而求淸淨本末乖違此儒釋所以判若天淵必不能相
合也鄉先賢陸淸獻公題曾栢院詩有云當年可惜生西土
不到尼山講五倫今讀此書序謂按之人倫事物而實體之
卽入聖階梯也千聖心傳一言道破儒釋之辨炳若丹靑夫
如是又何必爭勝於口舌之間嘵嘵以闢佛爲能哉昔朱子
自謂精通禪理故能不爲所惑世儒妄肆指擊蓋猶不盡其

辭而强欲斷其獄之曲直豈可得乎今爲訓釋其義俾學者得以竅所見聞而復爲序以冠其首使的然知聖學之有在不至浸淫其中而不知所返其有助於存心養性之訓而爲功吾道者抉其微哉一水之隔不獲躬赴函丈面承剖示竊自負其區區之見殊知不足仰贊高深於萬一倍增汗慚

與王惺齋論佛教書　　陸燿

蒿庵釋迦院記作彼教中語爲大儒之玷不能無待於後來者之去取先生之言良是也如大著虎頭巖寮疏以其爲軀山過化之地浮屠祖真母孔姥壽序以其能節食養母異於呂炅廖甲之絕倫理而倚游乘明繪父像於師旁雖不中禮猶有仁孝之思是皆有憫俗警世之意而出以昌黎震川之筆比之蒿庵洵爲過之惟與楊觀察書以爲佛教勝於陰陽

土地星辰方藥諸書儒者不可以不考則蒙竊有所求安佛
書精要不外吾儒其往往與易論語合正其竊吾易論語之
糟粕而爲說以惑人耳蓋竊吾聲色臭味安佚諸外過之名
而謂之六塵六根竊吾有物有則之義而謂之即空即色竊
吾不偏不倚不以寂感而殊者而謂之不生不滅竊吾不磷
不緇不以磨涅而變者而謂之不垢不淨竊吾不加不損不
以行藏而異者而謂之不增不減竊吾樂天知命之境孔顏
所以無入而不自得者而謂之遠離諸苦究竟涅槃成正覺
覺胠吾篋而發吾藏得吾似以亂吾真宜在誅絕之條久矣
今大著似謂西方眞有聖人其書皆與吾合學者不可不閱
其經卷得毋欲止沸而又益之薪乎又謂禪學亦致知格物
亦明於庶物如來之智慧自誠而明其由聲聞緣覺入者自

明而誠而特未察於人倫以此為儒釋之辨夫既未察於人倫誠於何寄明於何著不合意心身家國天下以為學所格何物所致何知此雖不為彼法中語而固與蕺庵立說之旨甚異矣祖貢兼明一細行之類儒先生即引而進之繼善之懷如此其恕蕺庵一文辭之似佛近人即推而遠之議論之口如此其嚴此文行世恐復有以其刻論蕺庵者移之大者也故敢竊貢其愚瞞楮悚恐不宜

答滋圃中丞論推命書

袁枚

公以撫軍之尊而手書勤勤求爲叟推命僕心大不喜夫命孔子之所不知也爲叟何人其聖於孔子乎而能知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即知其不可知者而已知其不可知故其所可知者不惑也堯之時皐夔隆貴人之言其命達其

驩流放人不言其命窮及西伯戡黎紂無以自解乃歎曰我生不有命在天非唐虞時無命桀紂時有命也理不足而后求諸數也公生堯舜之世身爲皐夔理宜顯貴理宜平晉何嫌何疑而欲數之求古之言命者首稱歷李虛中然虛中餌金丹疽發背亡其子知命果如何也世人村巫里媼戹屯已極偶一希求之冀異日亨嘉當亦人情所應有乃往往貧賤之人轉不爲此而愈顯貴者則愈爲之幷愈信葬禁宅忌之說此無他射黃金注者外重則內惑故也然藉此爲趨避計則方寸中乍冰乍火何以稱職任事勸施於四方也且彼言吉歟公如命何彼言凶歟公如命何倘吉可趨凶可避是無命也不必知也吉不可趨凶不可避是有命知如不知也福善禍淫者天也求之于命是無天也賞善罰惡者君也求

之子命是無君也古大撓定支干毫無義意猶之一二三四紀數名云爾一二三四無可推則甲乙子丑亦無可推費補之言一時生一人一日夜生十二人以至歲計之只四千三百二十八以一甲子計之只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今一郡中戶口不下數百萬則年月日時同者多矣又何貧富貴賤之紛紛乎文文山贈朱斗南序宋景濂祿命論亦稱命只五十一萬八千而四柱謊矣餘皆衛同古所稱知命者鄒文公楚昭王皆以不知知之天道遠人道邇捨人而言天大半恍惚凡一切時日小數陰陽禨家愈神奇則愈受禍史冊中如郭璞郭麐輩何可勝數然天下無業之民太多不得已托九流禨技以謀其生當亦先王所不禁仁人君子妄言妄聽優俳畜之亦無所爲非若竟倚奉如神而且有抑抑求教之意

則此證無識或借此恫喝鄉閭譏議公事靦然與士大夫抗禮是則王制所謂假鬼神時日以惑眾者殺可也易稱樂天知命子思稱居易以俟命孟子稱修身以立命陸贄稱君相造命孔子則罕言命公之命亦知之俟之立之造之罕言之而已何必推

與蕭藎思書　王元啟

某嘗謂物生修短之數有定而亦無定欲使朝槿夕榮春草冬綠雖造物者亦復力有所窮此其數之有定者也然而世所稱後彫之質當其未成拱把而或夭折於牛羊斤斧之摧殘者乃亦不可勝數何哉蓋凡物之短者必不能引之使長長者獨可以戕之使短此固性命自然之理也莊子謂莫壽於殤子而彭聃為天年如彭聃何以猶謂之夭蓋既有此生

即不能無悲喜憂樂之情悲喜憂樂一動於其內即不能無傷其性命之和雖其年至八百而死安知非與接爲搆日以心鬬者之有以夭折其生而使之不復能永乎若夫殤子之死生則如槿華之朝榮而夕萎草蔓之春緑而冬蕪循其所得於天之分以自爲終始其於性命本然之理固已具足無欠矣夫能無所欠於性命之理即孰更有壽於此者乎來書謂令姪夭折以此鬱鬱於中不知彼非夭折其於所得於天之分僅至於此即莊生所謂莫壽殤者而足下卒能割恩忍愛一擧而歸之於天此眞達觀之見然則修短之理足下亦既知之矣僕雖重累其辭乃所謂進其鹽飲者祇增悒耳前者譜硯之餽禮意甚隆然所托先府君贊辭至今未能如教作此譜已又使我慚惶汗出也